


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我们不再 纯真的年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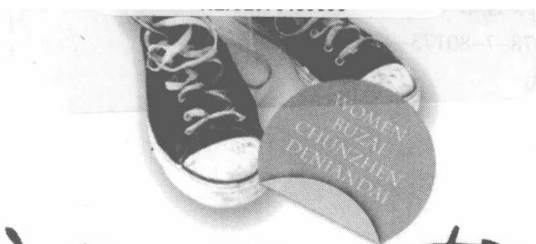
在那纯真的年代里，哪一个是过客，
也全因没有过任何牵挂和牵挂的快乐而打听
如今没有了，在你们不再纯真的年代里
活着爱着，死了恨了，命，这将我们带
到那，那就是那比……

老不是老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WOMEN
BUZAI
CHUNZHEN
DENIANDAI





我们不再纯真的年代

花不是花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不再纯真的年代 / 花不是花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9.8

ISBN 978-7-80173-937-7

I. 我… II. 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0030 号

我们不再纯真的年代

作 者 花不是花
责任编辑 吴思荣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80 × 970 16 开
18印张 276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37-7
定 价 24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64270995 传真: 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第1章

车窗外落霞漫天，映得我满脸通红、陶醉不已。我一个没把握住，和前面的马6小姐来了个亲密接触。急忙下车查看，谁知前腿刚迈，就被一彪形大汉一把拉出。大汉揪着我的衣领，一脸的黑社会：“兄弟，你怎么开车的？眼睛长屁股上了？”我有点愣神，看看光鲜照人、倾国倾城的马6，再看看自己年老色衰、风华尽失的二手吉普，顿感无语，大着舌头说：“大哥对不住，兄弟我没注意。”一开口就知道大事不妙：坏了，我刚喝酒了，还喝了不少。

大汉像捡了个元宝一样兴奋得两眼放光，不依不饶揪着我：“你他妈的喝醉了？喝醉了就往老子的车上撞？说吧，公了还是私了？”我酒意顿消，战战兢兢：“大哥私了，私了。”大汉一副果然如此的猥琐表情，指着马6小姐的屁股说：“这车我新买没多久时间，还好撞得不严重，只是划了一道。给二千块钱咱们就不计较了。”我刚觉得这厮漫天要价，又一想万一交警闻臭而来，那就不是钱的事情了：酒后驾车出了事故，吊销驾照不算，肯定得进学习班，接受再教育。

我只好答应，从皮夹颤抖着拿出二千大米，给他说：“大哥给我开个收据吧。”大汉脸上的那对铜铃睁得老大：“开收据？”我忽地火了，脸涨得大红大紫，对着他吼：“对，给老子开收据。不然我媳妇问我二千块哪里去了，大爷的我怎么交代？”马6小姐的主人一脸的愕然，转而又一脸的暧昧，再转而又一脸的同情，揪着我的手早已放开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兄弟，我开！”

风波平息。我摸着我那斑驳无力的老吉普，心想，你个老色狼，真他妈的没出息，二千块你就亲了人家一下屁股？就在我为这次色情举动大叹不值，歔歔不已的时候，手机振动了起来。拿出一看，是一条短信：这么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想起以前的事情，恍如大梦一场。这是个陌生的号码，更显得短信暧昧无比。我有点摸不着

头脑，可是又不敢回个电话过去，生怕是几年前的风流韵事，所产生的后遗症，现在跑来破坏我幸福美满的小资生活来了。小心翼翼地回了条：你谁呀？别装孙子啊，我跟你睡过？还大梦一场呢？

在我忐忑不安中，手机再次振动：多年没见，你怎么还那痞样？我是王秋艳。我在南京。

这条短信让我心潮澎湃：王秋艳？传说她不是在广州吗？怎么跑南京来了。

和王秋艳成为朋友是在河马的十八岁生日聚会上。河马不是河里游的长得像马一样的生物，而是我的一个从穿开裆裤就在一起混的哥们。河马原名叫李方，他的这个绰号有一典故：那时我们正上高三，学校大发善心扬言要给我们毕业班减压，带全体高三年级去公园。时值春天，姑且叫踏青好了。一路上我发现李方那小子左顾右盼，总是对着一小妮子抛媚眼送秋波、搔首弄姿。实在承受不住，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这才发现那小妮子原来是个美女。

刚好走到河马那边，大家以前都没见过，全都咋咋呼呼的，那叫一大开眼界。李方惊讶完后，忽地拍了下大腿。他对着我摆弄我们那个时候十分时髦前卫的中分头，问我说：“怎么样？够不够酷。”我配合得一脸崇拜，对他竖了竖拇指。他大笑而去，只留下豪言壮语在我耳畔回响：兄弟，学着点啊。

李方跑到那个小妮子旁边，脸上的求知欲表演得真诚透彻，我看了都忍不住想要满足他点什么。他轻拍了那个对着河马好奇不已的小妮子，问：“同学，你说这河马是公的还是母的？”小妮子刚开始愣了一下，转而又脸红得不行。她气呼呼地说：“只有河马才会问这个问题。”说完抬高了小巧的鼻子哼了几声，随后拉着一旁哧笑的女伴扬长而去。我听后大笑不止，连连叫妙。李方却被噎得满脸通红，朝我泪奔而来。李方这个河马的雅号，正是在这时，拜那个漂亮的小妮子所赐。现在想起来，女人的智商和相貌成反比，还真完全就是一个扯淡。

那个漂亮的小妮子正是王秋艳。那时候的她唇红齿白，发滑如丝绸，目明似朗星，光彩夺目。在我们那届男生，特别是像李方和我这种不务学业，长着满脸青春痘，从小就爱掀女孩裙子的小混混眼里，王秋艳绝对是一株纯洁无瑕的水莲，一只卓尔不群的白鹤。

沉浸在初见王秋艳的回忆里，这让我有种久违了的甜蜜：原来回忆也可以如此幸福。但那个大汉的收据，让我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之中，十分无奈地对着手里的收据看了又看：兹张立驱车与本人的车于下午五点三十分追尾，查因张立酒后

驾车应负全责，所幸并无严重事故，故由张立赔偿二千元作为修本人车之费用。若以后有任何其他事故担保与张立无关。特立此据！保证人：刘正。我发现立收据这厮的字，写得丑陋至极，鸡啄狗刨，让我作呕。在经过数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终于决定回家了。不管怎么，酒是真喝多了，还是回家躺着吧。哪怕家里是片无人雷区，踩不得动不得。但是好歹也有三尺温床，虽然要想安心躺在这温床之上的代价有点大。

回到家已经八点多了。刚一开门，便发现一只拖鞋朝我的面部飞来，奈何反应不及，只得硬顶了一下。还没等我体味，这拖鞋拍脸是何滋味，便有河东狮吼如山呼海啸般，汹涌而至：姓张的，你不是说六点钟就回家吗？看看现在几点了？又骗我？

我战战兢兢关上门，说：“你这么粗俗不好。”刚想解释，哪知狮子不给机会，一把拧住我的耳朵，对着我吼：“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跟谁鬼混了？今天发的工资呢？交出来！”这一连串的问号，终于将我彻底击垮。我只好一言不发，默默掏出收据，再将另外三千元交给狮子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望着她。

狮子的脸由愤怒变成疑窦，渐渐又变为温和。我终于放下心来，长吁一口气。刚想往沙发上躺躺，狮子又一把抱住我。她仔细地帮我整理，刚被吓得凌乱的头发，说：“老公误会你了哦。今天累坏了吧。”

我忽然发觉气氛不对，她甜腻得我冷汗直冒，顿有大限将至之感。果不其然，另外一只拖鞋又飞将过来，这下我早有防备，但是缘由未知又心虚不已，只好又硬顶了下。虽然还是想体味下拖鞋拍脸的感觉，但毕竟是时不我待，还是赶紧搞清楚原因的好。我摸着脸问：“又怎么啦？”谁知她笑得更甜了：“没事，今天有个女的打了三遍电话找你。哦对了，她叫什么王秋艳。她是谁啊？老相好？”

我头大不已，不知作何解释。想了想说她是我老同学，可能刚到南京，所以找我们联系一下。狮子压根就不信，一边做凶狠状弯腰捡刚飞我的那只拖鞋，一边运用她的专业优势分析诋毁我，说什么我的眼珠刚往左转了明显是在撒谎。我百口莫辩，只好一边仔细分清左右，将左转的眼珠狠命拉回。一边做孙子状，委屈万分状，求饶认错状，解释说那不是我的老相好，而是李方那孙子的。

狮子明显不信，摸出电话交给我，让我给李方打电话。我为了今夜的人身安全和以后的财产自由只好受胁相从。一般这个时间，李方那厮肯定和他的衣食父母，围在桌子上搓麻将，变着法子送钱贿赂可敬的头头们，以便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狼琐目的。电话通了，让我意外的是，他那边出奇得静。我说：“你这个孙子，王秋艳到

南京了，往我家打了好几遍骚扰电话，大爷的我正替你背黑锅呢。”

李孙子大笑，说他早到机场接了王秋艳。还一副卑鄙无耻的腔调，说那几个电话是他唆使的，目的是向她老相好证明，现在的张立已经由一个大丈夫变成了大豆腐。我气愤不已，连连威胁这个吃里爬外，坏事做尽的孙子。狠还没发完，就听到电话里传来那个熟悉的、轻柔的，曾让我魂牵梦萦了许多年的声音：“张立，我们明天聚聚吧。好久不见了，带你女朋友一起来啊。”

电话挂断了，这时候的狮子终于消停了会，她发现误会了我，脸色顿时好了许多。我长吁一声，这才发现她端着杯正在给我泡茶呢。茶到面前，我看了看她一脸的愧疚，那叫一满足，给个总统也不换啊。我的女朋友叫陈小芸，正在学校读应用心理学的研究生。

我喝着陈小芸端过来的茶，忽地感觉有些悠然。那些前尘往事，一股脑地又涌了出来，我一下子陷了进去。

第2章

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，李方那孙子是怎么上了王秋艳。而且还不早不晚，偏偏高考结束那天的晚上。

河马的妈很会生，他的十八岁生日正好是我高考结束那天。那天我去得有点晚，到的时候大家都喝上了。寿星老李方的舌头早就大了三倍，说话打着结。他看到我来了，就一把拉过我，当着大家的面介绍说：“这个是我好哥们。兄弟今天大寿，这孙子迟到大家说怎么办？”大家都起哄嚷着罚酒。

我推辞不过，连干了三杯。结束后，又倒满对着李方说：“马儿，今天你也算是成年人了。兄弟羡慕你呀，你马上就可以从处级干部的待遇上破格而起，直奔非处了。”酒一干完，四座掌声笑声不止，暧昧得一塌糊涂。李方却一边老泪纵横，一边搔首弄姿。我忽然惊讶地发现，王秋艳赫然坐在李方旁边。更惊讶的是，她红着脸深埋了几下，那个让人看了还想偷看的脸庞。

这两个人莫非勾搭上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这个念头让我觉得酸酸的，醋意大生。

寿星老在酒过三巡、菜过五味之后，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，端着酒杯晃悠悠地站起来大声宣布说王秋艳已心有所属。那个所谓的属当然就是他了，我听了之后几近崩溃，更让我伤心欲绝的是，王秋艳那小妮子还一把扶住在那乱晃的寿星，一脸的担忧和甜蜜。我知道自己是彻底没戏唱了，只好接受现实，一边跟着大家起哄叫好，一边居心不良使劲给寿星老加酒，一边纳闷地想他们是何时苟且到一块的。到了最后只能感叹：美女是留给有准备的色狼的。就比如说李方那小子，前段时间一直让我问我的医生老爸安眠药吃几颗刚刚好一样。

我恍然大悟，暧昧地看了他们两眼。一杯下肚，竟然发现自己更清醒了，这才

知道刚才的想法有些卑鄙无耻，再说了李方那小子也没那么大胆儿。

剩下的日子就是等高考成绩了，那段时间我无聊至极。李方整天和王妮子泡在一起。每次我打电话给他，他都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要美女不要江山的贱样，说我们兄弟孤单了十几年，好歹现在有点甜蜜时光，你就让我好好享受吧，千万别嫉妒啊。我只好把左右邻居家的小学生拉到一起到处逛悠，着实体会了几天当老大的感觉。但是街坊四邻老头老太太“那这小子多没出息”的鄙视眼神，更让我印象深刻。

成绩出来了，班主任阴阴地给老爸打电话，悲愤地说我没过重点线，让我干脆复读。我吓得四肢冰凉，直想就此断气，了却这悲惨的人生。最后我只好对着“恨铁不成钢”的老爸说上二本也一样，反正都是本科；然后求爷爷告奶奶，对天发誓说上大学以后一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以此报答他老的养育之恩。哪知老爸早就对我这套免疫，迫不得已我只好拿出撒手锏，威胁他说要是让我复读我就离家出走，到上海打工去。我跟顶炸药包的董存瑞一样，意志坚决地看着爸爸。他气得直哆嗦，后来啰唆了几句，也就算了。

李方更过分，干脆就没过本科线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正一脸的悲怆坐在家门口的树下乘凉。我于心不忍，上前去安慰说：“怕啥，去复读算了一年后就是文曲星下凡，铁定能光宗耀祖，名垂十里八乡，气盖八千父老。”谁知他不领情，红着眼睛跳了起来，连连骂我属黄鼠狼的，居心叵测。我揶揄他说情场得意，考场失意乃是理所当然。他又一屁股坐下了，一副要死不活的萎靡样说得得意个屁，然后就叹着气告诉我，他要当兵去了：“王秋艳考得很好，肯定能上一好学校。”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他为这个伤心呢，只好昧着良心说距离产生美。说完我就发现自己有点无耻的得意。哪知失意者李方语出惊人，他说不是担心要分开，而是王秋艳不想上大学了要和他一起出去打工。

听完这，我就愣在当地，半天才回过神来，一把拉起李方吼了起来：“你他妈的不会真打算那样干吧？你要答应就他妈的不是男人！”

李方没有答应，照旧依了家人的安排，加入了新兵的队伍。临走前的一天，告诉我说要去银川当兵，要我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嫌他腻歪，又想起了王秋艳，就问他王秋艳知不知道。他说知道啊，还说觉得对不起她。那时的我有些不置可否的幸灾乐祸。

带着陈小芸见完李方和他的老情人王秋艳出来后，我还在沉湎着往事，想着

第一次看到王秋艳流泪的情景。

那是一个离别的场面。当李方戴上那个刺眼的、象征着荣誉的大红花，踏上前往银川的火车的时候；当他对着我和王秋艳不住地挥手的时候；当我看见王秋艳跟着火车泪奔的模样，想象着车里的李方也许也会泪流满面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个孙子就这样走了。我又禁不住想起他的好来，虽然他在临走前，还是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揶揄打击我；虽然他没有事先通知，就和王秋艳那小妮子搞在一块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看着哭成泪人的王秋艳，难过得心都拧成麻花了，痛苦不已。那时候我甚至连安慰她，在她面前表现一番的想法都没产生过，只顾着在一旁自怨自艾。两个人沉默着走了一段路，我渐渐又有点支不住那种无言的尴尬，壮着胆子看了她两眼，忽然发现原来有人哭起来也会那么好看，不禁着迷了。

我看她眼神不是像现在这样，一看到美女就满是贪婪的恶心模样。没走几步就一头撞在路边的树上，我尴尬不已，臊得满脸通红。这个时候王秋艳忽然笑了起来，说我果然和看起来一样呆里呆气的。我一听这话登时气恼起来，脸倒热得更厉害了。

终于把她送到家，在她和我挥手告别的那一刻，我悲哀地发现，和她的第一次独处，居然是以我一句话都没说结束的。这样的结局让我十分不甘，十分懊恼，继而一股热血冲顶，说出了那天和王秋艳说的唯一一句话：“再见。”我几乎用尽全力，声音大得吓了我一跳，更惊起树上麻雀无数。

回过神来才发现，王秋艳早就不见了踪影。看着漫天惊飞的麻雀，想想此后悔不已的寡言，我这才发现原来李方的确是离开了，四周的环境有种说不尽的萧索。

闷想着，和陈小芸走到停车场。刚要打开车门，陈小芸忽然对着我那老弱的吉普飞了一脚。我回过神来，问她怎了。她却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话也不说一句，气鼓鼓地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。我这才想起，不知什么原因令这小妮子今晚的心情，一直不好。只好闷声开车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生怕她狮性大发，出车祸了是小事，要是堵塞交通，耽误大家和交警的时间，那就是对不起社会，对不起党，更对不起祖国人民了。

红灯的时候她终于说话了，她问我她和王秋艳谁漂亮。我不假思索就回答说：“当然你漂亮。”她不依不饶，继续问我为什么刚刚一直在看王秋艳没有看她。这个问题有点太棘手。不能轻易回答，只好反问她为什么一见李方，嘴巴就合不拢了，还一直在那傻笑。她一脸的坏笑，说李方就是比我有魅力。我听了很不高兴，就斗

着胆子说她在公共场合不淑女，净和一些臭男人嬉笑打骂。我才不看她，是怕让别人认出我认识她。谁知道她还没生气，反而笑了，把脸靠过来对着我，非要我承认我是吃醋不可。我死活不认，故意气她说：“我跟李方是从穿开裆裤就在一起晃荡的铁哥们，我不会吃他的醋。要是李方也喜欢你我就让了，女人嘛。”她居然还没生气，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我的话，连带着一大堆的专业术语把我说得晕头转向。就在我想摇白旗投降，承认自己是吃醋的时候，电话响了。我拿起一看，是吴大忽悠的。

接起电话，吴大忽悠恼人的声音又在我耳畔响起。他告诉我有两个大客户要我接待好，还阴着嗓子说：“下午那次他们没喝好！还有二百万货款在他们手里，你不想要了？”我听了冷汗直冒，连连低着嗓子，哈着老腰说：“好好好。”陈小芸问我什么事情，我没好气回答道：“本娘子又来生意了，接客呗。”

狮子不依了，对着电话就吼道：“您这不是折腾人吗？都晚上十一点了！”我吓得七窍丢了六个，还剩下一个连忙把电话撂了。

第3章

李方常常在我失意的时候，用这样一句话来揶揄打击我的自信心。他常会说在市场经济下混不好，就好像皇宫里的太监，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没有能力。第一次听这话的时候，我正在他面前，为了那个看起来唾手可得的百万订单伤心叹气、捶胸顿足。我听完想了半天，才明白这话竟然如此的恶毒，恶毒得就像那个一直和我称兄道弟，却在关键时刻，摆了我一道的电网公司狗屁小科长一样。我的第一反应，是抓起李方这个幸灾乐祸者的衣领，想揍这孙子一拳。可是第二反应到来的时候，我就惊悚地收起了即将行凶的拳头。我把这孙子看成上司吴大领导了，登时觉得后脊发冷四肢冰凉：那姓吴的远比太监恶毒。

直到现在，在单位和吴领导厮混了三年。此公的恶毒一直如是，没有丝毫递减。从来都是黑锅我背，好事他揽；每每让我冲锋在前，等我衣衫褴褛、费尽千辛万苦爬上城墙的时候，他却猥琐而残忍地踏着我的肩膀，拿着一面崭新的红旗显摆了起来，露出了本该属于我的，胜利者的微笑。那个时刻我总是感慨万千、憋屈不已，真想扒着这个卑鄙老儿的耳朵，大吼一声：我操你大爷。可是话到嘴边就变成了“都是吴总领导有方”这句贱得不能再便宜的话，再赔上一脸的笑，连个卖身的小妹都不如。

当我还单纯的时候，吴领导总是对我说：“小张呀，你看我还能干几年？办公室里就你最年轻还有能力，我退了这个椅子上坐的还不就是你的屁股了嘛。”以后的时间我志向满满，工作积极努力，任劳任怨。唯一有点不好是，爱拿自己的屁股和吴领导的椅子作对比。后来无意中，听到这孙子正在和另外一个人讲同样的话，只是把最年轻改成了最有资历。我登时智商大涨，发现自己被忽悠了，一肚子的干劲泄得满地都是，那叫一狼狈。

把气呼呼的小芸送到家后，就直奔饭店，心下烦躁不已。我始终无法习惯在一片灯红酒绿和觥筹交错中，开始我的夜生活。但是生活的无奈大多类似如此：你越是拒绝和担忧它的发生，它越要显出不可抗拒的样子，铺天盖地地向你砸来。这样的不可抗拒，往往砸得我头昏脑涨、招架吃力，只得心不甘情不愿，委屈地从了。当我和李方说出这番感受的时候，那孙子便摆出一副外星球来客，超然事外的贱样，说我矫情做作，这二十几年白活了。末了还要拍下我的肩膀，说还是他这样好，老婆孩子甚至连条宠物狗都没有，光棍一条无牵无挂，根本就没有劳什子不可抗拒。我看到他那副故作洒脱的派头，气便不打一出来，指着他的鼻子，骂他大爷的无牵无挂，说他光棍一条还在那沾沾自喜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整一敬而不养，养而不葬，葬而不祭的不孝东西。

偌大一个包间就星散地坐了三个人，我一个劲地撑着笑脸，重复着“您随意，我干了”这句傻不拉叽的套话，同时期待面前这两个四十出头的，精明得头上无毛的老男人，能跟我一样，傻得把酒给干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场面热烈起来，其中李姓的老男人面部大红，活似猴子屁股。李老男人喷着唾沫，和我叙述他年轻时候的故事。他说当年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，并在老山附近打了场惨烈的战役。可能他觉着喷唾沫不够过瘾，就连带着眼泪鼻涕大把大把往外冒，一口一个当年不容易。说着说着，他索性解开衣扣，露出一个硕大的肚脐，并指着上面一道有点发黑的伤疤，对着站在一旁的女服务员说：“不容易啊不容易啊，这是被一个弹片划的。”

小妹羞得脸通红，在一旁支支吾吾不知如何是好。另外一个姓周的老男人大感厌烦，和我说：“你看看他，每次喝酒都会变成这个样子。”我陪着笑说不碍事，周姓老男人说：“我们当然不碍事，那小妹妹可惨了。”话刚一说完，就见李老流氓一把抄过女服务员的手，硬往自己的大肚脐上放。

那女的吓坏了，泪在漂亮的大眼睛直打转转。我发觉事态不妙，赶紧过去把那个可怜的服务员拉开，再帮老流氓扣上扣子，对他说：“改天我给您介绍一当过兵的哥们，跟您本家，那孙子跟您比差远了。他当兵的时候，一到晚上就翻墙……”李老流氓好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，哈哈一笑遮了过去，说：“那好，这是个妙人，你可要介绍我认识认识。”

这事过了后，姓周的也原形毕露，跟我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黄色笑话。他对上次泰国游念念不忘，和我说着岛上的黄色事件，如数家珍，让我汗颜不已。过了些时候，我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拉过李老流氓问他货款的事情。他甚为痛快，说没问

题，不就二百万嘛。周老流氓却在这个时候摆了我一道，他让服务员拿了十只大的高脚杯，倒满后，他一脸认真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小张啊，钱没问题，这里十杯酒，一杯二十万。喝多少，就给你多少。”

我有点愣神，那一个杯子是二两，十杯就是两斤，喝完估计就该光荣挂掉。可转念一想，这笔货款已经拖了两年了，再不要过来的话，姓吴的老骗子估计也不放过我。一咬牙，笑着对周老奸说：“二十万一杯这么贵重，我肯定喝啊。”说完拿起一杯，一闭眼睛、一仰脖子灌了下去。两个老流氓大声说爽快。姓李的说：“小张呀，果然年少有为，我看好你。”我跟他谦虚了下，端起了第二杯。

十杯喝完后，我感觉还不错，对着周老奸说：“周总，我喝完了。”周老奸的眼里有些躲闪，他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，末了他说：“放心，钱明天就到账。”说完，他和姓李的哈哈大笑。我对着周老奸竖起大拇指，想对他说果然讲信用。可是话还没出口，就觉得眼前一黑，一头栽在桌子上。

宿醉的痛苦简直难以名状，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，喉咙干燥得要命，禁不住想弄点水喝。抬眼将四周打量了一番，才发现自己是躺在医院里：白惨惨的床单，白惨惨的墙壁，再加上那个无声滴答着的葡萄糖，我知道自己又一次阵亡在了酒桌上。这种羞愧的念头，将我的脸烧得火辣辣的。

我极力回忆昨晚发生的一切，除了二十万一杯的酒，两个色得令人发指的老男人，其他一概记不清。我翻坐了起来，摸出了钱包，发现少了两千多块，多了几张餐饮的发票。看情况，那个时候我还记得结账。我又有些自得：毕竟这种素质可不是谁都有的。正当我陶醉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拿来一看，吓我一跳，是陈小芸。我赶紧接起，并做好忍受河东狮吼的心理准备。谁知道电话那边的声音激动得要命，带着点颤抖说：“我找了你一晚上，你在哪里？”

我赶紧告诉她位置，刚想说不要来了，我马上回去，电话却挂掉了。过了一会我就看见小芸推开病房的门，像个孩子一样朝我飞快跑来，一把将我抱住。我被她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，连问发生什么了。谁知道她竟哭了，声音很大，胳膊紧紧地揽着我。我吓坏了，以为她受到什么委屈，问她到底怎么了。她一直哭，就是不说。过了好大一会才停止，她抽着鼻子，用小手抬着我的脸，然后用红得不像样的眼睛直勾勾看着我，那个样子认真极了。她说：“张立，你发誓不要离开我，死都不要离开。”

我从不相信誓言这个东西，总觉得发誓这个动词显得十分矫情，十分做作；也

从不相信我会和陈小芸永远在一起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她离开我，或者我离开他。没有谁对谁错，离开是双向的。

我一边假装正经，对着陈小芸信誓旦旦，一边暗地里告诫自己撒谎的行为还是越少越好，不然总有那么一天会被天打雷劈，死无葬身之地。陈小芸显然没想那么多，听完了我的话，她感动得无以附加。我甚至都能感觉到她想流泪的迫切心情，奈何医院实在不是一个制造浪漫剧情的地方，这地方要么会发生死亡的悲情，要么就上演诈尸的恐怖。

陈小芸把我抱得更紧了点，喃喃地问我：“是真的吗？”我听了心底一凉：原来她也不相信。但还得应付着说当然，只是省了后半句：不是真的。

第4章

从医院出来后三天，那姓周的老色狼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问我货款收到了没。我连忙说收到了，然后就对着电话大拍老色狼的马屁，连说了十几句谢谢。老色狼也十分受用，说我这小伙子不错，以后多多合作。我点头哈腰，那感恩戴德的低贱嘴脸，弄得一旁的新同事十分郁闷。挂了电话，看着他同情和疑惑的眼神，脸刷地红了。为了不丢面子，临走的时候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对他说：“小子，大学刚毕业吧。”他点了点头，那一脸的天真搞得我无话可说，只得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逃也似的出了办公室。我往吴领导的房间奔去，悲哀地想着：妈的，老子邀功也得装一会孙子。

晚上正和陈小芸逛街，李方打来电话，说他无处可去，问我可有安排。我早已被陈小芸那恐怖的购物欲望弄得精疲力竭、心神憔悴，求救似的说没安排。陈小芸沉浸在对LV的无限意淫中，根本没心思管我。连唤了三声，她才有所反应，问我做什么。我支支吾吾地说李方找我有点事，给三百块装下面子。陈小芸依依不舍地放下手里的LV包，掏了三百块给我，说：“省着点花，别忘记花多少钱交多少发票。”

谁知我们之间的秘密对话，居然被一旁的一对情侣听到。女的愣愣看着陈小芸，脸上都是望尘莫及的羡慕；男的穿着很有派头，指着我哈哈大笑了起来。我无地自容，脸红得不行，只得过去拍了拍他说：“兄弟，理解万岁。”这样一来，陈小芸也笑了，连忙说快去吧。我如获大赦，拿了车钥匙就走。

李方这孙子所谓的消遣只有两种，要么拉着一群人渣一边搓着麻将大练太极，一边变着法子送钱行贿；要么就拉我到酒吧，美其名曰叫谈心，其实在那种人声鼎沸，不管男女老少都荷尔蒙满到爆缸的环境中，压根就没法交流。我这个天生缺少音乐细胞的人，只能一边翻着白眼，看着他在一群娼妓打扮的女孩子中狂扭

着身体；一边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恶心。我曾无数次向他表示抗议，建议我们可以到茶座消遣一下。他一句话就把我顶了回去，他说：“宁愿在酒吧用脸贴着妓女的臀部，也不愿意和你这张爱装清高的脸玩高雅。”我听了后差点气晕过去，最后只得就范，在一旁观察他如何用脸贴屁股。

到了约好的地方，找了空位把车停好，下车走了几步就发现李方正在一酒吧的门口东张西望。他看到了我朝我夸张地摆了摆手。我过去惊讶地问道：“怎么王妮子没来？”李方说：“办正事，哪能带她过来。”我无所谓地耸耸肩，拉着他就朝酒吧大厅走去。他挣开了，说：“急屁啊，等会。”说完便朝停车场那边走去。

我顺他去的方向看了过去，发现阴影处一个帅小伙，正搂着一个打扮得妖艳的过分的半老女人在那啃嘴，啃得天昏地暗、忘乎所以。我正纳闷：这小伙难道不觉得恶心。只见李方偷偷上前去掏出相机，快速地按了几下快门。我惊讶得嘴巴合不拢，心里大骂这孙子果然缺德。他猫在旁边等了会，两个能做母子的狗男女终于分开。等到妖艳到恶心的那个半老女人转身上车时，缺德玩意又按了几下快门。

完事后，李方满意地走了过来，对我摇了摇相机说：“我跟那老骚货的点一个礼拜了。”末了他又加了句，“你还记得以前把我整得差点死过去的那个王总吧。他的单子，那老骚货是他老婆。”我纳闷地问道：“哪个王总？”

他没好气说：“就是我以前当警察时不小心得罪的王总，王绪那个老不死的。”我恍然大悟，问他怎么那王八的单子你都接。李方得意地一笑，说：“你没看见当时那老不死的表情，刚进我办公室的门时我就看见了他顶着顶绿帽子。”

陪着偷窥者李方晃晃悠悠进了酒吧。一进这地方我就头晕目眩，赶紧找了位子坐了下来。李方显然还没向我炫耀完他的得意：“王八到我这给了我十万，说事成后还有。”我听后让他小心点，毕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他说他不是为了钱，只是想让王八出丑。我有点听不懂，他笑着朝我解释：“刚那小帅哥是这一礼拜来的第六个。”我这才明白原来王八的壳居然如此之大，如此之绿。”

李方当了两年的合同兵，就在我以为这孙子会灰溜溜地退役回家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考上了警官学院。他读了两年，实习时到了南京。实习生李方比谁都愤青，在学院读的是刑侦，朝我夸耀说见习的时候，肯定能当个刑警的跟班，以偿自己多年惩恶扬善的大志。可是他在学院的时候，凭着自己当过侦察兵的底子一直太过高调，得罪了一高干子弟。高干子弟一使坏他就到了社区做了个帮教警察，整天跟一些未成年的爱拜把子的不良少年打交道。这一遭遇让愤青心灰意冷，把自